

時報出版

未知指引著我，來到你所在的地方，
我才知道，最刻骨銘心的愛情，
不是浪漫相遇，
而是，驚濤駭浪的試煉……

Nicholas Sparks

SAFE HAVEN

愛情避風港

尼可拉斯·史帕克 著 許晉雄 譯



Nicholas Sparks

SAFE HAVEN

愛情避風港

尼可拉斯·史派克 著 許晉福 譯



藍小說 185
愛情避風港

作者——尼可拉斯·史派克
譯者——許晉福
主編——李國祥
編輯——施怡年
董事長——孫思照
發行人——趙政岷
總經理——李采洪
總編輯——李采洪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一四〇號三樓

發行專線——(〇二)三三〇六一六八四二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〇八〇〇—二三一—七〇五

(〇二)三三〇四—七一〇三

讀者服務傳真——(〇二)二二〇四—六八五八

郵撥——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臺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時報悅讀網——<http://www.readingtimes.com.tw>

電子郵件信箱——genie@readingtimes.com.tw

法律顧問——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李念祖律師

印刷——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定價——新臺幣三三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第八〇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愛情避風港 / 尼可拉斯·史派克 (Nicholas Sparks) 作 ; 許晉福譯. --
初版. 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2013.11
面 : 公分. -- (藍小說 ; 185)
譯自 : Safe haven
ISBN 978-957-13-5818-5 (平裝)

874.57

102016007

Safe Haven
Copyright © 2010 by Nicholas Sparks
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Park Literary
Group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3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
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 978-957-13-5818-5
Printed in Taiwan

Nicholas Sparks

SAFE HAVEN

愛情避風港

尼可拉斯·史派克 著 許晉福 譯



1

凱蒂在餐桌間忙進忙出，來自大西洋的海風穿過她的髮梢。她左手端著三個盤子，右手一個，身上穿著牛仔褲和一件寫著「伊凡小館：歡迎來嘗嘗我們的大比目魚」的T恤。她把盤子端到四名身穿馬球衫的男客人面前，距離她最近的那個人還看了她一眼，並微微一笑，試圖表現他的友善。凱蒂知道，她吃完餐離開時，那男子的目光還一直尾隨著她。聽美樂迪說，這四人是從威明頓來這裡勘查電影拍攝地點的。

端茶壺幫客人續完甜茶後，凱蒂走回服務生櫃檯，趁空觀了外面一眼。四月底的此刻，氣溫恰到好處，蔚藍的天空延伸到遠方的地平線上。再過去，海岸邊雖然有微風吹拂，但水面平靜無波，像鏡子一樣映照出天空的顏色。十來隻海鷗成群結隊棲息在欄杆上，等客人扔下食物碎屑再飛撲到餐桌底下搶食。

但老闆伊凡·史密斯很討厭海鷗，說牠們是長了翅膀的老鼠，還不時拿通馬桶用的木吸把到欄杆邊去驅趕牠們，像今天已經去巡了兩次。美樂迪湊在凱蒂耳邊說，她擔心的不是海鷗，而是那吸把在哪裡用過。

但凱蒂沒說什麼，只是繼續工作。泡完茶，把櫃臺抹乾淨後，她感覺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。轉身一看，是伊凡的女兒艾琳。十九歲的艾琳，人很漂亮，留了一頭馬尾，在這裡當兼職服務生。

「凱蒂，妳可以幫忙再招呼一桌客人嗎？」

凱蒂瞥了一眼艾琳負責的桌子，想想自己能否應付，接著她點點頭說：「沒問題。」

艾琳下樓梯走了。凱蒂從坐在附近的桌子當中聽到片段的談話聲——也許在聊朋友、聊家人、聊天氣，又或者聊釣魚。注意到角落裡有兩位客人闖上菜單，她趕緊過去幫他們點餐，但並沒有逗留在桌邊像美樂迪一樣跟客人閒聊。她不擅長閒話家常，但似乎沒有客人介意，畢竟她待人客氣，做事又有效率。

來這家餐廳工作是三月初的事，還記得伊凡僱用她的那天，是個天氣寒冷、陽光照耀、天色藍得像知更鳥蛋一樣的午後。當她聽伊凡說，她下週一就可以上工了，她強忍住想哭的衝動，一直到走路回家時才讓情緒潰堤。凱蒂當時身無分文，而且已經兩天沒吃飯了。

幫客人加完水和甜茶後，她走向廚房。餐廳的廚師之一——瑞奇，跟往常一樣對她眨眨眼。兩天前，瑞奇曾開口約她出去，但她說不想跟這裡的員工約會。她有預感，瑞奇今天應該會再開口，雖然她希望這個直覺是錯的。

「看來，今天又沒什麼機會休息了。」瑞奇說。

一頭金髮、身材瘦削的瑞奇，年紀比凱蒂小個一、兩歲，但仍然與父母同住。「原以為可以喘口氣了，沒想到客人又一波波湧上門。」

「因為天氣好啊。」

「天氣好幹嘛來這裡？天氣好應該要到海邊走走或釣魚什麼的。像我下班之後那樣。」

「這主意聽起來不錯。」

「我晚點載妳回家好嗎？」

又來了。類似的提議，瑞奇一週起碼會提出兩次。「謝啦，不用了。我住得又不遠。」

但瑞奇不想打退堂鼓。「別客氣，我很樂意。」

「不用了，散步對我有益。」

凱蒂遞上點菜單，讓瑞奇把單子釘在工作檯上，再從他手中接過一張出菜單，拿回去放在櫃臺的桌子上。

「伊凡小館」是這裡的一家老字號餐館，開業已經將近三十年。工作了一陣子，凱蒂開始認得這裡的常客，於是她會特別留意有沒有人是自己從來沒看過的。但放眼望去，她看到了正在打情罵俏的情侶，看到了對彼此視而不見的夫妻，看到了一起來用餐的家人，卻沒有看到任何外地人，也沒有看到誰前來打聽自己的背景。但即便如此，她偶爾還是會雙手發抖，儘管她現在都開著燈睡覺。

現在的她，頭上留著栗子色的短髮。這個顏色，是她在租來的鄉間小屋裡，在廚房水槽旁用染髮劑染成的。她沒有化妝，因為她想再過一陣子，她的臉大概會晒黑吧，說不定還會晒得太黑。她提醒自己要買防晒乳，但賺來的錢扣掉房租和水電費，就所剩無幾了，哪還有什麼餘裕買奢侈用品——沒錯，連防晒乳對她來說都算奢侈品。還好，她在伊凡小館找到了這份工

作，儘管這是家平價餐館，客人給的小費不多。一連吃了四個月的米飯、豆子、義大利麵和燕麥粥，她體重減輕了不少，衣服下的身體瘦得像皮包骨一樣，而眼皮底下的黑眼圈，則一直到幾個星期前才慢慢消退。

「我猜，那幾個男生是來看妳的。」美樂迪朝那四個製片公司來的男生呶呶嘴說：「尤其是那個褐色頭髮的。可愛的那個。」

「什麼？」凱蒂虛應了一聲，便著手準備另一壺咖啡。她知道，不管跟美樂迪說什麼，一定都會被當做八卦到處亂傳，因此在美樂迪面前她多半三緘其口。

「怎麼？妳不覺得他可愛啊？」

「我沒怎麼注意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那麼可愛的男生怎麼可能沒注意到？」美樂迪不可置信地看著她。

「誰知道。」

美樂迪的年紀跟瑞奇差不多，大約二十五、六，比凱蒂小個一、兩歲。她有著一頭紅棕色的頭髮，和一雙綠色的眼眸，但個性輕佻，與一個名叫史帝夫、在鎮上另一頭的家具行幫忙送貨的人在交往。跟餐館裡的每個人一樣，她是在南波特長大的，據她形容，對小孩、老人和有家庭的人而言，南波特就像個天堂，但對單身的人而言卻荒涼到不行。每個星期起碼一次，她會告訴凱蒂她打算搬到威明頓，因為那裡有酒吧、有夜總會，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逛街購物。鎮上的每一個人，無論大小事，她好像都瞭若指掌，因此凱蒂有時候不禁覺得，講八卦應該才是美樂迪的本業吧。

「我聽到瑞奇要約妳出去，」美樂迪改變話題說：「妳怎麼拒絕了？」

「我不想跟同事交往。」凱蒂假裝在專心整理餐具。

「我們兩對可以一起去約會啊。要是妳不喜歡，就叫瑞奇和史帝夫一起去釣魚。」

聽到這兒，凱蒂不禁納悶，是瑞奇要美樂迪這麼問呢？還是美樂迪自己出的餿主意？又或者兩者都有？晚上，餐廳打烊後，大部分員工都會在店裡再逗留個一陣子，也許喝個一兩杯。除了凱蒂，這些員工都已經在這裡工作了好幾年。

「不好吧！」凱蒂婉拒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有過不好的經驗。我是說，我曾經跟同事交往過，但沒什麼好結果。從那時候起，我就和自己約法三章，不要再跟同事交往了。」

美樂迪不置可否地轉轉眼珠子，便趕忙招呼客人去了。凱蒂為兩桌客人送上帳單，再收走空碗盤。一如往常，她設法讓自己保持忙碌，當個有效率的隱形人。低著頭，隨著服務櫃臺上乾淨與否，這樣一來，時間會過得快一點。她沒有跟製片公司來的那個人打情罵俏，那人離開時也沒回頭看她。

通常，凱蒂一天上兩班：午班和晚班。當夜幕逐漸低垂，她喜歡觀賞天色的變化，看著西方天際由藍轉灰，從灰轉橘，再由橘轉黃。日落時，海面上閃著粼粼波光，水上的帆船隨風擺盪，松林裡的松針也彷彿閃著微光。當太陽落到地平線以下，伊凡會打開用丙烷做燃料的暖爐，裡頭的線圈像南瓜燈一樣亮起來。但凱蒂的臉先前有點晒傷，一波波的暖氣讓她的皮膚感

到刺痛。

晚上，美樂迪和瑞奇下班後，由艾比和胖子大維接班。艾比今年就讀高三，動不動就咯咯笑個不停。而胖子大維在伊凡小館工作已經將近二十年，已婚，有兩個孩子，右前臂上一個蠍子圖案的刺青，體重將近三百磅；在廚房工作時，他的一張臉總是油油亮亮。而且他很愛替大家取綽號，像他就給凱蒂取了「凱蒂貓」的外號。

晚上九點以後，當用餐人潮逐漸散去，凱蒂開始動手收拾碗盤，清理桌子，關閉服務櫃臺，幫收碗盤的小弟將碗盤放進洗碗機，等最後幾桌客人離去。一對年輕的情侶，雙手在桌子上交握著，手上還戴有戒指。看到這對情侶郎才女貌，臉上洋溢著幸福的表情，凱蒂一時之間覺得似曾相識。很久以前，她也跟這對情侶一樣，享受過短暫的幸福滋味——又或者她自以為的幸福滋味——但她後來體認到，那短暫的片刻不過是個幻象。凱蒂將視線從這對幸福的情侶身上移開，心中期盼著，那些記憶最好能完全抹除，永遠不要再次經歷。

2

隔天早上，凱蒂光著赤腳丫子端了杯咖啡來到門廊上，聽木地板在腳下發出吱嘎的聲響，她倚靠在門廊邊的欄杆上，瞧著曾經可能是花床的地方，看百合花從野草叢間冒出。她端起杯子，細細品味咖啡的香氣，再輕啜一口。

她喜歡這裡。不同於波士頓、費城或大西洋城，南波特沒有持續不斷的交通噪音，沒有各種難聞的氣味混雜在一起，沒有行人在人行道上行色匆匆。而且，有生以來頭一次，她總算有了自己的家。儘管這棟小屋算不上什麼，又地處偏遠，但畢竟是她自己的家，對她來說已經足夠。屋子座落在一條石子路的盡頭，旁邊還有棟一模一樣的小屋，四周叢生著橡樹與松樹，樹林一直延伸到海邊。

過去，這幢由木板牆搭建而成的小屋，原本是供獵人休息之用。儘管客廳和廚房很小，臥室裡也沒有衣櫥，但基本的裝潢都具備；前門廊上，還放了幾張搖椅，而且租金便宜。由於多年沒人照料，雖然小屋還不到破敗的程度，卻堆滿了灰塵，不過房東表示，只要凱蒂能維持清潔，他願意添購一些家具。的確，自從搬來這裡，凱蒂得空時多半在打掃，或跪趴在地，或站

到椅子上，從事各種家務勞動；譬如把浴室刷得亮晶晶；拿溼抹布把天花板擦拭乾淨；用醋清潔窗玻璃；一連好幾個鐘頭趴在廚房地上，努力把亞麻油地氈上的鐵鏽和泥巴清乾淨；用填泥料把牆上的縫隙塞滿，再用砂紙磨光，直到牆面變得光滑為止。此外，她也做了不少粉刷工作，例如把廚房牆壁漆成亮黃色，為櫥櫃塗上白色亮光漆，把臥室漆成淺藍色，把起居室漆成米色。上個星期，她還買了一個新的沙發套，讓原本的舊沙發顯得煥然一新。

午後，做完了大部分的家事，她喜歡坐在前門廊上，讀著從圖書館借來的書。閱讀是她喝咖啡以外的唯一享受。她沒有電視，沒有收音機，沒有手機，也沒有微波爐或車子，她全部的家當用一個袋子就可以收拾好。她二十七歲，曾留有一頭金色的長髮，卻一個知心好友也沒有。剛搬來這裡時，她幾乎身無分文，幾個月後的今天仍然好不到哪裡去。客人給的小費，她會存下一半，每晚把這些錢摺好塞進咖啡罐裡，再藏到門廊上一個狹窄的縫隙裡。但這些錢是應急用的，她寧願餓肚子也不肯輕易動用。不過，光知道家裡有這些錢，她就覺得呼吸輕鬆多了——因為她的過去像冤魂一樣，不斷糾纏著她，而且隨時可能現身；因為它走遍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找到她。凱蒂感覺到，它的憤怒一天天在增長。

「早安，妳應該就是凱蒂吧。」這聲音打斷了凱蒂的思緒。

凱蒂轉身一看，隔壁小屋那凹陷的門廊上，一個留著棕色長髮但披頭散髮的女人，正在向她揮手。看上去，這女人的年紀大概在三十五、六歲，穿著一條牛仔褲和一件有前排釦的襯衫，袖子上捲到手肘處。她額頭上糾結的頭髮上，掛著一副太陽眼鏡，手中則拿著一張小小的地毯，似乎正在猶豫要不要現在清理。最後，她把地毯往旁邊一丟，逕自朝凱蒂走去，舉止間

散發出一種只有經常運動的人才有的活力與俐落感。

「班森先生告訴我，我會和妳當鄰居。」

原來是房東先生告訴她的。「我不曉得最近會有人搬來。」

「房東大概也沒料到吧。我說要租他房子時，他差一點跌下椅子。」話才說完，她已經來到凱蒂家的門廊上，伸出手說：「朋友們都叫我裘。」

「妳好。」凱蒂和她握了握手。

「沒想到今天天氣這麼好，妳說是嗎？」

「的確是個美好的早晨。」凱蒂同意，同時將身體的重心從一隻腳換到另一隻腳。「妳什麼時候搬來的？」

「昨天下午。幸運的是，我一整個晚上都在打噴嚏。看來，房東先生大概把多年來累積的灰塵都堆在我那兒了。那屋子裡的模樣，妳絕對無法想像。」

凱蒂朝自己家門點點頭。「我這裡一開始也一樣。」

「不會吧！我剛剛從我家廚房的窗戶朝妳家看了一下，妳這裡看起來光鮮亮麗，不像我那裡，簡直像個布滿灰塵和蜘蛛的地牢。」

「房東答應讓我重新粉刷牆壁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反正他自己不用動手嘛。我做苦工，他就有一個乾乾淨淨的家了。」裘苦笑了一下，然後問：「妳住在這裡多久了？」

凱蒂交疊雙臂，一張臉被早晨的太陽晒得暖呼呼的。「快兩個月了。」

「我會不會待那麼久我就不曉得了。要是我之後跟昨晚一樣，一直猛打噴嚏，也許還沒住滿兩個月就受不了了。」裘取下額頭上的太陽眼鏡，用襯衫擦拭鏡片。「妳喜歡南波特嗎？這裡跟別的地方很不一樣，妳說是嗎？」

「妳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聽妳講話的口音，應該不是這裡人吧。我猜妳是北方人。」

凱蒂過了半晌才點點頭。

「我就知道，」裘繼續說道：「南波特這個地方，需要一點時間才能適應。我是說，我一直很喜歡這裡，我個人偏愛小鎮。」

「妳是當地人？」

「對啊，我在這裡長大的，之後到過外地，但最後又回來了。很老套的故事對不對？不過，灰塵這麼多的地方可不是哪裡都找得到的。」

凱蒂報以微笑。半晌，兩人都沒有說話。從裘的表情看起來，能站在凱蒂面前，她好像已經很滿足了，而且她好像在等凱蒂說些什麼。凱蒂喝了口咖啡，望向遠方的樹林，接著才想起自己疏忽了應有的待客之道。

「妳想喝咖啡嗎？我剛剛煮了一壺。」

裘將太陽眼鏡放回頭上，固定在頭髮間。「我正在等妳開口呢。沒錯，我很想來上一杯。

我家廚房現在擺滿了箱子，車子則送去維修了。不來點咖啡因，要如何面對一天的挑戰？」

「我了解。」

「說到咖啡，我可是個道道地地的癮君子喔，尤其在需要整理行李的日子。對了，我剛剛說過了沒，我最痛恨整理行李了。」

「沒有，妳沒說。」

「在散落一地的行李中東翻西找，搞清楚什麼東西要擺在哪裡，簡直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一件事。不過妳放心，這種事我是不會向鄰居求助的。請我喝咖啡就另當別論了。」

「請進。」凱蒂招呼裘跟她進去。「別忘了，這裡的家具幾乎都是房東提供的。」

走進廚房，凱蒂從櫥櫃裡拿出一個杯子，倒滿咖啡後再遞給裘。「不好意思，我這裡沒有奶精也沒有糖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裘接過杯子，把咖啡吹涼，再慢慢啜了一口。「對了，妳現在可是我在這世上最要好的朋友了。這感覺真棒。」

「哪裡的話。」凱蒂說。

「房東說，妳在伊凡小館工作？」

「對，在那裡當服務生。」

「胖子大衛還在嗎？」看到凱蒂點點頭，裘接著說：「我上高中前他就在那裡了。他現在還是跟以前一樣，喜歡幫大家取綽號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那美樂迪呢？她還是喜歡對客人品頭論足，說誰誰誰有多可愛嗎？」

「對啊，她老愛這麼說。」

「那瑞奇呢？他還是喜歡對新來的女服務生搭訕？」

看到凱蒂再次點頭，裘笑了。「那地方還真是數十年如一日呢。」

「妳也在那裡做過事？」

「沒有，但這是小鎮，而伊凡小館又是這裡的老字號餐館了。更何況，在這裡住久了妳就會知道，在這種地方根本沒有所謂的祕密。這裡的人，都曉得其他每個人的大小事，有些人更是把講八卦提升到了藝術的層次，比方說美樂迪。以前，我常常因為這種事氣得抓狂，不過南波特有大約一半的人都是這樣。畢竟在這種地方，除了講講八卦，實在也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。」

「但妳還是回來啦。」

裘聳聳肩，說：「是沒錯啦，但我能說什麼呢？也許我喜歡這些人的瘋狂行徑。」又喝了一口咖啡，裘指指窗外說：「妳知道嗎？以前住這裡時，我甚至不曉得有這兩棟小屋的存在呢。」

「房東說，這兩棟小屋，原本是供獵人休息用的，是農地的一部分，房東整修後才開始出租。」

裘搖搖頭。「真不敢相信，妳自己一個人搬到了這裡。」

「妳不是也這麼做了嗎？」凱蒂指出。

「是沒錯，但我之所以考慮搬來這裡，是因為我知道，在這個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地方，在這條砂石路的盡頭，除了我以外，還有另一個女人也住在這裡。說實在，這裡真的是偏